



除蚊灭蝇

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集



除 蚊 滅 蠅

—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集

北 京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八年

內 容 提 要

这里收的是几个不同形式的说唱材料，都以宣傳講卫生和消灭蚊、蝇为主题，适宜于宣傳之用。

除 蚊 滅 蝇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集）

北京出版社編輯、出版（北京東黃城根湖廣街15號）北京市公用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

北京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• 印張：1% 字數：27,000

1958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：1—8,000

統一書號：10071•317 定 价：（5）0.11元

目 录

結婚的那一天 (諷刺鬧劇)	李 醒等 (1)
除蚊滅蠅 (小京劇)	朱 旭 (10)
审問蒼蠅 (兒童劇)	陈 中 宣 (14)
丢人現眼 (相聲)	梁 秉 茲 (19)
老太太的故事 (洋片)	邱 揚 (28)
借蠅拍 (快板劇)	牛星丽等 (33)

結婚的那一天（諷刺鬧劇）

李醒 梁秉堃 申芳江 黃音

時間 現在。

地點 甄愛洁的宿舍（舞台正中一張桌子，兩把椅子。桌上鋪着雪白的桌布，上有茶具及紙烟等物。演出時可不用布景，開門、關窗、照鏡子都用象征性動作。）

人物 甄愛洁——男，三十歲，干部，外表打扮得干干淨淨。

梁二弟——男，二十多歲。

金芳——女，二十多歲，護士，甄愛洁的未婚妻。

（幕開時，空場片刻）

甄（幕內大聲咳嗽一聲，上到台口，對觀眾）人逢……（要吐痰，四處找痰盂，未找到，只好又嚥了下去。）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月到中秋分外光，梳洗已畢心歡喜，整整齊齊做新郎。我、甄愛洁，可不知道為什麼，人家給我起了個外號，叫“真邋遢”。諸位，您們瞧我這身打扮，能算邋遢嗎？咳！閑言少敘，今天是我結婚的日子，我的未婚妻馬上就來，待我加工一番。（唱）“在那遙遠的地方，有一個好姑娘，人們走過她的身旁……”（邊唱邊照鏡子，隨著音樂節奏不斷用手轟蚊子，最後用一隻手向脖頸上一拍，他以為拍着了蚊子，但拿開手，蚊子却飛了。）

甄 皮鞋也得加加工。（掏出手絹擦皮鞋，擦完又把手絹放

入口袋里。)

梁 (左手抱着毛巾被, 右手抱着手提包, 上至台中用手敲门。)

甄 哎哟, 八成是我爱人来了。(检查摆设, 发现椅子上还有一双髌袜子, 对观众)哟, 这儿还一双髌袜子呢! (赶快塞入桌下)亲爱的, 我来了。(开门)

梁 哟……

甄 哟……

梁 大哥。

甄 二弟。(热烈握手)

梁 大哥呀, 多日不见哪。

甄 二弟, 哪阵风儿把你给吹来了?

梁 大哥,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, 大喜事连兄弟都不通知? 你的好日子我能不来吗?

甄 (笑)我认错, 认错。咱哥儿俩没话说。

梁 (发现甄的一身笔挺新衣)哟……, 这, 这, 这, 这真不错呀! 打扮得可真不赖! 大哥, 你真是喜气冲天哪。

甄 (得意地给梁瞧)瞧你说的, 瞧你说的。(发现梁已不称赞了)啊——里边请。

梁 大哥请。

甄 二弟请。

梁 大哥请。

甄 二弟请。

梁 大哥请。

甄 好, 兄弟同进。(二人攜手同进室内)

甄 二弟来探烟。(递烟)

梁 等等。我给大哥带来了一份薄礼。(双手递礼物)毛巾

被一床——。

甄 謝謝。（双手接过放在一边。）

梁 床单一块——。

甄 謝謝。（双手接过放在一边。）

梁 桌布一个——。

甄 謝謝。（双手接过放在一边。）

梁 （递完礼物，掏出扇子搵）

甄 （很习惯地又用双手来接）

梁 大哥，你要扇子？（指手中扇子）

甄 不，你坐。抽烟。（欲划洋火）

梁 （接过紙烟后，发现室内有声音，站起来围着桌子向空中寻找；甄也手持洋火跟随，繞桌一週。）

甄 二弟，怎么啦？

梁 大哥，你这屋里什么响啊？

甄 没什么呀。

梁 怎么老嗡嗡的？（抬头找）

甄 是飞机？

梁 飞机比这声大。

甄 （明白了）瞎！我这屋有……不，二弟，你耳朵怕有毛病。来，抽烟，抽烟。（把梁拉坐下）

甄 （点着洋火）来，快抽。

梁 （把火吹灭）大哥，把嫂子請出来見見吧。

甄 瞎，你还不知道？她在医院工作，可忙着哪。今天又上街宣传除四害講卫生去了。

梁 哎……大哥，急不如快，拿出你們的結婚照来看看吧。

甄 这好說。来，二弟前边坐，那儿得瞧。（两人把椅子搬在舞台正前方）

甄 (拿出照片得意地) 瞧这张。怎么样?

梁 不错呀!

甄 那还用说, 这是…… (突然被蚊子叮了一下屁股, 急忙站起来, 用手揉搓被叮的地方。)

梁 怎么啦大哥?

甄 (掩饰地瞧椅子) 我以为钉子扎了我一下哪。二弟, 你再接着看这张。(换一张照片)

梁 这是哪年照的? (轟蚊子)

甄 去年。

梁 去年你们就认识了? 感情不错吧?

甄 正热乎着哪, 那不…… (又突然被蚊子叮了另半个屁股, 忙站起)

梁 (也惊讶地站起) 怎么啦大哥?

甄 没什么。二弟, 咱们那边坐吧, 那边凉快。(两人把椅子搬到舞台右前方)

甄 二弟, 你再看这张。

梁 您这张怎么这么瘦啊? ……

甄 那年我正拉痢疾。

梁 现在您可胖多了。(发现甄脸上有蚊子) 大哥! 别动。
(站起来, 从椅子后面绕)

甄 怎么啦?

梁 别说话! 别动! (绕过来用手猛打甄左脸, 没拍着, 向空中追打)

甄 什么呀?

梁 (大喊) 蚊子!

甄 瞎, 我这屋没蚊子。

梁 我听见了。

甄 你耳朵有毛病。

梁 我看見了。

甄 你看見什么了？你看这个吧！（拉梁坐下看象片）

梁 （还找蚊子）

甄 快看哪，这是北海照的。

梁 （看照片）哎？我說大哥，您是单眼皮，怎么照成双眼皮了？

甄 那时候我得伤寒剛好。

梁 我說您不是双眼皮么。（看甄）哎哟，大哥别动！

甄 什么呀？

梁 別說話。

甄 怎么啦？

梁 又是一个大蚊子。

甄 嗜，那怕什么呀。（一抬手把蚊子轟走）你这么大个人怎么怕蚊子？那蚊子誰家沒有一个半个的呀。来，喝水，喝水。（两人把椅子搬回原处）

甄 来，二弟，我先敬你一杯茶。

梁 茶？我得喝酒。

甄 別着急呀，晚上……（突然停止倒茶，慢慢坐到椅子上）二弟，我怎么这么热呀？

梁 大哥，今几个天气可不算热，外边还颳风呢！

甄 不，我热得厉害。

梁 （把扇子递过去）您快搵搵。

甄 （大搵）不行，还热。二弟，快把那个窗戶开开。

梁 好，好。（打开台右的窗戶）嘿，真凉快！怎么外边有个臭水坑呀？

甄 二弟，把后窗戶也打开！

梁 那个也开?

甄 开!

梁 开, 开。(开开后窗戶)大哥, 你病了吧?

甄 不行。二弟帮我脱衣服。

梁 脱衣服?

甄 脱, 快!

梁 快, 快。(帮甄脱下西服上衣)好点吧?

甄 襯衣也脱, 快!

梁 脱。(帮甄脱下白襯衣, 露出一件又脏又破的背心)行了吧?

甄 不行, 脱背心。

梁 大哥, 不能再脱了! 您先坐下定定心, 我帮您擦。

甄 快, 二弟, 打盆凉水。快!

梁 好, 快。(欲出門)

甄 回来! (把扇子掉在地下, 手脚都在打哆嗦)二弟, 关窗戶, 快!

梁 关?

甄 关!

梁 好。(关上台右窗戶)怎么样?

甄 后窗戶也关上!

梁 好, 关! (关上后窗戶, 这时甄冷得双手抱在胸前来回走动)大哥, 你怎么啦?

甄 我冷, 冷啊。不行, 冷……冷……。 (打颤)二弟, 穿, 穿衣服。(来回走动)

梁 穿。(帮他穿上襯衣)好点吧?

甄 那一件也穿上!

梁 好。(帮他穿上西服)好点了吧?

甄 这回好点了。

梁 哎……（松了一口气）

甄 （突然）不行，冷！给我盖上被窝！

梁 被窝？

甄 快！

梁 您坐下。（搬椅子放在台中桌子前，给甄盖上被窝）大哥，您是不是……

甄 毛巾被！

梁 哎！（给他盖毛巾被）您是不是……

甄 还不行，床单！

梁 好。（给他盖床单）差不多了吧？

甄 还有什么？

梁 就剩桌布啦。

甄 桌布，快！

梁 （忙盖桌布）这回成了吧？

甄 身上差不多了，可我脸上冷。

梁 那怎么办哪？

甄 手绢！

梁 手绢？对！（从口袋中掏出一块四方白手绢给甄盖在脸上，如同死人一般）大哥，您八成发瘧子啦。

甄 （一边打哆嗦一边说）也许是吧。

梁 我刚才说有蚊子，您愣说没有，您这……（发现甄不说话了）大哥，大哥，大哥……！（急）

金 （穿护士服，高兴地上）爱洁，爱洁，亲爱的，……（见甄后大吃一惊，把手中保健包甩掉，趴在甄腿上大哭）我亲爱的，你怎么就……今天是咱们结婚的日子呀……

梁 嫂子，他……他……嫂子先别急，嫂子冷静点，刚才还

好好的，一下就……

甄（一低头，用冷得发抖的声音）亲爱的，你怎么了？

梁 大哥！

金 你，你没死呀？

甄 我发瘧子哪。

梁 嫂子，我买奎宁去。（欲下）

金 别去了，二弟，我这儿有。（从保健包中取药）

甄 水！

梁 有。（忙倒水）

甄 快！（金芳一粒粒地喂药，梁一口口地喂水）

梁
金 好点吧？

甄（笑）我好了。

金 哎呀，把我的魂儿都吓没了。

梁 哎呀，把我的脑袋都急晕了。

金（教训甄）我整天跟你说，叫你讲卫生，爱清洁，可你就是不听……

甄 我怎么不卫生？今天我洗了个澡，还换了衣服，刚才二弟还夸我哪。不信你瞧。（站起来给金瞧，露出髒背心又赶快躲开）

金 哎呀！瞧你这髒劲儿！好，你什么时候不打扫干净，我就不跟你结婚！（欲走）

甄（急）金芳，金芳！你别急，（把金拉在正中坐下）我一定消灭咬我的那个蚊子。二弟，快找吧！

梁 找什么呀？

甄 蚊子窝！

（两人在桌子后边搜索）

金（聞着了臭味儿，搬开椅子，撩起桌布一看，桌下有多日不倒的痰桶、髒衣、褲、襪、鞋俱全）甭找了，在这儿！瞧，髒衣服，髒褲衩，髒襪子，臭痰桶！（一踢痰桶，蚊子四起）哎呀，瞧，这么多蚊子，怪不得你发瘡子呢！你干嘛把痰桶藏在桌子底下？

甄 那痰桶我忘了倒了。

金 几天了？

甄 不多，一个礼拜。

金 一个礼拜？

梁 你看，窗戶外边还有一个积水坑呢！

金 好，我决不跟你在今天結婚了。（欲下）

甄 金芳，金芳！我接受批評，要坚决除四害，我先倒痰桶！

金 快！

甄 是！

〔幕急落〕

除蚊滅蠅（小京劇）

朱 旭

人物 蠅形，蚊形，賣西瓜的，婦女，孩童。

時間、地點 傍晚的街頭。

（蠅形和蚊形上）

蠅 附腫逐臭喜心間，痢疾霍亂由我傳。

蚊 昼伏夜出勤活動，散播瘡子大肺炎。

蠅 我、蒼蠅。

蚊 我、蚊子。

蠅 蚊賢妹請了。

蚊 蠅大哥請了。

蠅 前些天，人們除四害講衛生，把你我兄妹害得好苦。如今有些人松勁了，你我正好趁機活動，把滿身的細菌散發散發。

蚊 大哥說的極是。美英帝國主義在中東發動了武裝干涉，散布戰爭的傳染病。你我和美英是老伙伴了，也應該配合配合才是！

蠅 賢妹言之有理！自從美帝在朝鮮進行細菌戰之後，我們和美帝許久沒有并肩作戰了。

蚊 為了配合咱們的老伙伴，你我行動起來。找那不講衛生的人們，傳給他細菌，叫他一命身亡！你看好呀不好？

蠅 甚好，說走便走。

蠅蚊 正是：

蠅 誰个不把卫生講，
蚊 管叫他一命——喪，无，常！

（同下）

（卖西瓜的推小車上）

卖 （数板）除四害，講卫生，你說你的我不听；
蒼蠅蚊子有的是，哪能把它除干淨？
这个病，那个病，全是宣传的口头經；
自古常言道的好，沒干沒淨，吃了沒病，吃了沒病。
大块西瓜！

（摆攤子，切瓜，掉下的瓜尖，拿起放到嘴里）

（叫卖）大块的来，西瓜来，船大的块来，不甜我就不要錢来。吃西瓜！

（蠅形与蚊形翻筋斗上，窺探）

蠅 蚊賢妹，这厢有个卖西瓜的，你我赶上前去，飽餐它一頓。

蚊 且慢！你看他虽然沒有紗罩子，可是攤子上放着一把蒼蠅拍，那是專門对付咱們的，不可不防！

蠅 我和他是老相識了。他那把蒼蠅拍是摆样子的，从来就不使用，尽管前去无妨！

蚊 如此甚好！你我前去飽餐一頓便了。

（蠅起舞吃瓜）

卖 （在一旁叫卖）大块西瓜！

（蚊咬卖瓜的脖子，他打一下自己的脖子，然后叫一声）
大块西瓜！（蚊咬他一口，他打一下，叫一声）大块西瓜！

蠅 吃飽了嗎？

蚊 吃的太飽了。

蠅 我不但吃飽了，还把霍亂病菌放在西瓜上了。

蚊 我吃了他的血，还把大腦炎病菌傳給他了。

蠅 你我暫且躲在一旁，看看我們的傳染病菌的效力如何。

蚊 那旁有人來了。

（婦女帶小孩上）

孩 媽媽，我要吃西瓜！

賣 小朋友，來一塊，又甜又涼。

媽 別吃！吃了鬧肚子。

賣 不礙事。來！小朋友，吃！

媽 賣瓜的，你怎么不用紗罩罩起來？看那蒼蠅！

（蠅形持一簾條，上系一個大蒼蠅，落在瓜上）

賣 沒關係，我有蒼蠅拍子。（拿起蠅拍打在瓜上）

媽 哎呀！你这么打，人家還怎么吃呀？

賣 沒干沒淨，吃了沒病。

孩 媽，我吃西瓜。

媽 別吃了！你看，多髒呀！

賣 嫌這塊髒？好！換一塊！來，小朋友，吃這塊。

媽 你那塊還怎么賣呀？

賣 這怕什麼？沒關係，沒人吃我吃。（把那塊西瓜吃下）

媽 哎呀！你怎么吃了？要得病的呀！

賣 吃西瓜怎么能得病？來，小朋友，吃！

媽 孩子，別吃了，走！（拉着小孩下）

賣 這人真怪事！舍不得錢給孩子買瓜，還說瓜不干淨。不干淨，我吃，看我能病不能病？（板鼓絲邊）哎呀？怎么了？頭疼！（捂頭）

蚊 大哥，我的大脑炎细菌发作了，

卖 肚子也疼！（翻滚）

蝇 我的霍乱菌也见效了。

卖 哎呀！

（唱）刹时一阵肚子疼，

肚子疼头也疼两耳嗡嗡。

这真是天降下无妄大祸，

不知道得急病是为了什么？

（叫头）叫一声啊！卫生站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（倒下）

（妇女带小孩上）

孩 妈妈，你看卖西瓜的叔叔怎么了？

妈 哎呀！病的这么厉害！

孩 叔叔，叔叔！

卖 （醒过来）哎呀！小朋友，快救救我吧！疼哟！疼哟！

孩 都是你不听我妈妈的话，不讲卫生。

卖 （想起）是呀！刚才有蚊子咬我，我还吃了苍蝇叮过的东西。是蚊子！是苍蝇！

妈 你病的太厉害了，我送你去卫生站吧！（扶卖瓜的）

卖 谢谢您！都是我不听您的话，我自做自受了！（由妇女搀扶下）

孩 苍蝇和蚊子太可恶了，我一定要消灭它们。（拿起蝇拍）

蝇蚊 哎呀不好！快跑！

孩 看你们往哪里跑！

（孩与蚊、蝇大战，最后打死了蚊、蝇）